

張抗抗

散文自选集

当代名家散文精品文库

百花文艺出版社

SANWENZIXUANJI

京)

登录号	086711
分类号	I 267
种次号	079

张抗抗

散文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90028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入张抗抗散文精品 39 篇。这些散文,不论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感受,还是写社会、艺术及人生,都具有成熟女性的睿智与思考,表达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见解,其作品既充满活力与热情,又具有理性与思辨的力量。

张抗抗的散文,质朴与端庄统一,舒朗与沉着融合,具有素淡清雅、淳朴自然之美。

张抗抗散文自选集

张抗抗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1/8 插页 6 字数 164000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1842-3/I·1631

定价:14.40 元

〔津〕新登字(90)002 号

自序

那六本散文集被拆成了一堆蓬松的书页，凌乱地摞在桌上。

为了编选这本散文自选集，我不得不忍痛把那些书肢解开来，像是拆卸着一片老旧的建筑物，然后从中挑选出尚可用的砖瓦木料，试图再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所新的房子。

从八三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橄榄》，八五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九〇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的《地球人对话》，九二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野味》，九四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你对命运说：不！》，到最近刚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恐惧的平衡》。

连自己都很惊讶——这六本散文集的字数加起来，竟然有一百余万字了。

似乎并没有通常那种收获的欣喜。相反，心里倒是有几分说不出的滋味。

一个所谓写小说起家的人，却是如此不务正业。忙里偷闲、或干脆说是闲中偷懒；信手随笔、日积月累地，炮制了这么些杂乱无章的东西。

可谓是无心插柳、种瓜得豆。不知是悲哀呢，还是惭愧。

心里却是喜欢着散文的。

尽管在俄罗斯正统文学的概念中，一直将戏剧和诗歌以外的文学体裁，统统称之为散文。短中篇小说，都划归于大散文的范畴内。叙事与抒情、写实与虚构，并无严格的区别和界限。然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由古代的文言散文嬗变而来的近代白话散文，或咏物或寄情或怀思，均与注重情节和人物的小说，有着油水不可交融的排斥和隔绝。

小说就是小说。散文便是散文。创造了“天人合一”之宇宙观的中国的读者和作者，在文学样式上，似乎不赞成一元论。

也曾经有过散文体的优秀小说；也曾经有过讲述故事的好散文。却是偶然的个例特例。岁月流长，小说还是小说，散文还是散文。

它们彼此是那么不可相互替代，就像男人和女人，各司其职、各领风骚。如同男人和女人，彼此倾慕又互相戒备；彼此贪婪地吮吸对方，却又永远被无法逾越的那道“性沟”分割为独立的个体。它们即便婚恋，却不擅繁衍后代。

汪曾祺老师曾戏言说，长篇小说像是蟒蛇，而短篇小说，是这世上不可缺少的蚯蚓。汪老的这个比喻，令人会心。细想起来，无论晴天雨季，那小小的蚯蚓，滑润的表皮充满了弹性和伸缩力，不经意地介入着人们的生活，将我们板结的土地弄得松软活跃。

那么散文呢？如果说文学评论是啄木鸟，杂文是鹰，散文就是燕子黄鹂或金铃子。随意而灵巧地在蓝天下草丛中

飞来飞去，唱着自己的歌。

还可说，散文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上，清爽可口的冷盘。几乎任何“素材”，在专习“散文”的厨师手下，都可做成精致小巧的冷盘。或酸或甜或麻辣或酸甜。通常是一种材料一方风味，一碟碟同时展现着，决不混淆也不重复。素朴、清淡、简约得难以察觉厨师的功夫，甚至，看上去吃起来它们似乎不用调料。所以每当热菜上来时，冷盘常常仍被挽留桌上，依然受着食客的青睐……

还可说，散文是庞杂缤纷的服装世界里，置于大衣夹克羽绒服西服裙服套装之外，陈列在橱窗角落上的运动服或是休闲服。

干脆就是紧贴着身体的内衣内裤，袜子手套凉帽围巾也说不定啊！

用一点裁衣剩下的边角碎料，再有一个构想，就能做点儿什么了。它从来都不是批量生产的，它只是剪刀下一个瞬间的火星。

最后还可说，散文是城市轰鸣污浊的机动车流中，穿街过巷的自行车；是远离都市的高楼之外，匿于山里的农舍或湖畔的别墅。是林中的小草是蒲公英是野芥菜是蘑菇……

这也许就是散文？——难以承担起史诗般画卷的重任，却又将这美丽而苦难的世界，丝丝缕缕点点滴滴地留在了笔下。故事已远去，人和物亦已淡然，唯有作者微弱的感叹和思绪，还萦绕飘散在空气里……

所以我不能不写散文。

散文于我，除去以上那种天然与质朴之美的诱惑，更

难以抗拒的，是因它的诚实。

常常觉得一个写小说的人，像坐在一架纺织机前，竖纱横梭，日日编织着一个个并不存在的故事。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别人的想象；用虚构去满足愿望。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这种编织——假如树叶能够采来直接制成衣服的话。又常常觉得写小说像是为读者造一座桥，将人们送去彼岸；或是建一条船，你得用手撑起竹篙，送人们过河。桥不能塌、船不能漏，上了岸，你须藏起自己，躲在树后，望着他们各奔东西。至于他们去了哪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而我却是一个更为关心自己将去哪里的人。

明知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我只是在世上行走。虽然四处都是前人趟出来的足迹，被散乱脚印围困，却是越发地天苍地茫，歧路惶惶。

空旷荒凉的苍穹之下，独自穿过无声的原野，只听见自己寂寞的喃喃低语。是自己同自己的交谈，是头脑向灵魂的诉说。没有旁听者。

人除了对别人说话，人还需要同自己说话。

也许，小说是为了讲给别人；而散文，是讲给自己。

那时便有了散文。

散文从笔下流淌出来时，倏忽间像是深吸了一口洁净的空气，心灵颤动着，像是被洗涤了一遍。

甚至，我也是一个性急而且没有耐心的人。

所以我常常放下手中的织机，走到屋外的树林里去。我宁可去寻找干草和树枝，哪怕是一根真正的麻绳。我避开了那座桥和那条船，既不想造桥也不想造船。想走到湍急的河边去，脱下身上沉重而累赘的衣服，赤身裸体地跃入水中，

让清澈温暖的河水，飘起我的头发，洗涤我抚摸我无遮无掩的身体。

我希望着也相信着，定有些会游泳的人，跳下水来与我同行。我们不必乘船也不用过桥，我们顺水漂流或逆水迎浪，坦坦荡荡、无牵无挂。

那个时刻便有了散文。

散文是人生的一个忠实陪伴。

它的忠实来自于你的真诚。投之以心、报之以心。多少种人间情怀，无论哀伤悲愤欢乐激扬，我只是渴望着这世上有一条河流，能让我直抒胸臆。

小说是我，散文更是我。虚构的小说，真实在生活的本质；而散文，本应是一个里里外外透明的真实。

都说散文是美。而真正的美文，写在没有伪装更没有稿格的白纸上。

那六本散文集中被抽下的废页，静静地散落在桌角，像一座座陈旧的建筑，被自己的双手推倒后，剩下的一片断墙残垣。

从这十几年陆续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中，我仅仅只选出了二十五万字左右，自己认为暂时尚可保留的散文作品。除了这一本自选集，还有另一本将由成都出版社出版的女作家散文丛书的单人小集。

竟然就有过那么多的废话，被岁月和时间的流水，无情地冲刷淘洗以至淹没了。

真诚永远只是一个存于心底的美好愿望。

很多的时候，或许由于懒惰由于懈怠，由于自己无法摆

脱的某种虚假和局限，由于难以超越的束缚以及在各种理由下不得不妥协的对付，于是在匆匆忙忙逝去的日月里，写下了一些平庸而拙劣的文字。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在编选这本自选集的过程中，将那些半真半假的作品，像处理垃圾一样埋入地下，从此被读者遗忘。

我能够容忍自己的粗糙，却不能容忍平庸。

我能够理解疏懒，却不能原谅伪善。

我依然向往着散文所深含的真知灼见。为着这苦痛而迷茫的人生。

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灵魂笔下，散文才会散溢和弥漫着思想的魅力。

还会继续写散文。是日后还能拆下重盖新屋的那种。慰藉我，也慰藉你。



張抗抗

目 录

自 序	(1)
橄 榄	(1)
夜航船	(9)
红领巾、蓝领巾的故事	(15)
我的节日	(21)
故乡在远方	(30)
牡丹的拒绝	(34)
地下森林断想	(38)
仰不愧于天	(43)
鸚鵡流浪汉	(48)
恐惧的平衡	(53)
热石头	(57)
窗前的树	(63)
营造小窝	(66)
寻回自然	(73)

鲜木耳、鲜韭菜花、梧桐籽	(78)
闲话稀粥	(82)
稀粥南北味	(87)
野 味	(94)
嚼槟榔	(97)
“家文化”之蝉蜕	(100)
有意无艺	(104)
大写的“人”字	(108)
无须“自白”终是“自白”	(114)
乘槎河上下	(119)
只有香如故	(126)
来自旋风、宇宙和时代	(132)
为谁风露立中宵	(138)
老费的小屋	(142)
欲哭无泪	(149)
女人的障碍(三则)	(159)
玛姬达的午睡问题	(168)
家教的“悖论”	(174)
请不要问女士年龄	(177)
“生者人试”	(181)
废墟的记忆	(194)
埃菲尔铁塔沉思	(201)

没有围墙的文化	(206)
玛丽的天使	(221)
柏林墙消失	(239)

橄 榄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
新春会交还给你。

——海 涅

那一片密集的橄榄树林，伫立在黄褐色的山坡上，树梢上似乎挂着几片低低的灰色浮云。虽值冬令，树叶儿仍是青苍葱郁。然而在那油绿的叶片背后，秋天的缀满了枝头的尖尖的小果，却早已被采摘得一干二净，连一颗也不曾剩下。它们真是一颗也不曾剩下么？我愿走遍这橄榄林来找到它们。……可是，我知道，我是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因为“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过他轻蹶的足音，从我房前的路上走过”^①。我到哪儿去寻觅他呢？实在我连他的模样也记不得了啊。在我纷繁的记忆中，他很像崇山峻岭中的一条小溪流，隐没在遮天蔽日的林木深处，只在偶尔的一瞥中，能看见溪水的闪烁，却找不到它的来源，也寻不见它的去路。有时候，他好像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可是，在那意想不到的记忆的瞬息闪电中，

① 引自泰戈尔的诗《吉檀迦利》。

他又清清楚楚地站在我的面前。想要忘掉他是不可能的。尽管至今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徘徊在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林中，于是，那多年前尝过的橄榄——小小的、生脆的青果，那甜津津的苦味，又从嘴边汨汨地流进了心底。……

“给！”他的一只大手掌摊开在我的面前，手掌上似乎滚动着什么。我不想看，我正在伤心地哭泣，没完没了地抽动着肩膀，泪珠儿沾湿了胸口的红领巾，又掉落到化妆室的地板上。

“给！”他重复说，一只手颇有耐心地伸在那里。我不想理他，我也不认识他，大概是业余广播剧团新来的学员。他也想和大伙儿一起来嘲笑我么？我今天上台朗诵诗时，就算念错了几个地方，能怪我吗？导演昨天才给我的诗稿。我继续哭着，似乎要让全团的人都知道我的委屈。……

“哎哟，小姑娘，你的眼泪是咸的，我的果子是苦的，可你的眼泪不会变甜哩，……”

他说什么？嗓音像低沉的巴松。

我抬起头来，面前是一个细高个的男青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拉链衫。他的手掌上有几颗绿色的、椭圆形的小果。

“生橄榄？”我摇摇头，它太苦啦。……

“苦，是吗？”他耸了耸肩膀，叹了口气。“大人们都不喜欢苦的东西，小姑娘也不喜欢。……可是，苦和甜难道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吗？你吃橄榄，好像苦，一会儿就变甜了，它会变，懂吗？”

我啧啧舌头，好像上头流过了一种甜丝丝的味道。我不情愿地把橄榄塞进嘴里去。多奇怪呀，它真的会变哩，它比眼泪的涩味好多了。我为什么要哭呢？多没出息。下次演出，我不也会变出一首顶漂亮的诗来么？我嚼着果，瞧着他，破涕笑了起来，他也笑了，像一个温和的大哥哥。

演出结束了，汽车送我们到电台门口。电台离我家两站路，每次我都自己走回去。

“不害怕吗？小姑娘。”他跳下车，朝我走过来。

怎么不害怕呢？今天太晚，都十点多钟了。

“我正好和你同路！”他说。

我在他旁边蹦蹦跳跳地走着，哼着歌，已经忘记了几小时前的不快。那橄榄真好。可他这会儿为什么变得这么严肃了呢？

“你的诗一共十六行，念错了三个字，漏掉了一句。”他说。

我吐吐舌头。

“教室的室，应念 shì，不是 shí；蜘蛛的蜘，应念 zhī，不是 zī，南方人总是 zhī——zī 不分的。”

“shì——shí，室。”我愁眉苦脸地念道。“怎么能把所有的字都记住呢？”

“查字典呀，一个一个地查。”他的口气，好像在大提琴的弦上用了加倍的力气。

我不作声了，冬夜的风，钻进我的纱巾里，我弯腰去拣路灯下的一片梧桐树叶，像一片透明的细网，边上缀着珍珠似的梧桐籽儿。……

“不过，你朗诵时感情是真挚的。我喜欢这个。”他补充

说。

梧桐叶随风飘落了，像一只弯弯的小船，要去远航。梧桐籽留在我的手心里。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
新春会交还给你——

他低低地念起诗来。庄严得像一位童话中的王子。他的诗，像一首委婉而优美的大提琴奏鸣曲，从我的心上缓缓流过。那旋律，仿佛要把我整个儿包围起来。寂静的马路上，好像寒冷的冬天过去了，蝴蝶在街心公园的绿草地上翩翩起舞。……

“海涅，知道海涅吗？这是海涅的诗。”

我点点头。呵，莫非他也想当海涅那样的诗人吗？

“你长大干什么呢？”他忽然问。

“考重点中学呀，再考重点大学。”我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当然不敢告诉他，我如何崇拜一个当时最出名的女作家。

“和我一样，我也想考最好的大学。可是总考不上。”他笑了笑。“不过不要紧，会考上的，明年就会考上。到时候我请你吃糖，吃巧克力，好不好？考不上也没关系，就像生橄榄，有人觉着是苦，有人却以为是甜。苦和甜，人和人的感觉还不一样哩。……”

那天晚上，我还来不及把他的话说得很好地想一想，就看见了爸爸妈妈在小巷口的路灯下朝我走来。他们来接我了。我欢喜地扑上去，忘记了和他说再见。

下一个星期六，再一个星期六，他照例对我说：“走吧，咱们同路。”我们照例在马路上念诗。……他像每次那样，纠